



时代广场的蟋蟀

◎王春鸣

今天早晨醒来时,看见家庭群里你从远方发来的照片,文字说明耸人听闻:时代广场前爆杀西班牙老头。然而你不过是在等候《歌剧魅影》开演的前夕,和路边的陌生人下国际象棋赢了而已。

你小时候无甚才艺,唯读书、钻竹林、下国际象棋、弹古筝而已。

我想起了那时和你一起看过的一本儿童小说《时代广场的蟋蟀》,讲一只康涅狄格州乡下草场的蟋蟀柴斯特因为贪吃,跳进了野餐篮,被带到纽约最繁华的地方——时代广场的地铁站,在人情冷漠的大都市遇到他一生的朋友塔克老鼠和亨利猫,以及爱他的主人——男孩马利欧,柴斯特用他了不起的音乐天赋回报了朋友们的真挚友情,自己也成了名动纽约的演奏家。你看完叹了口气,我长大以后也要去那里看看柴斯特的演奏会。

是的一直到十岁,你仍那么相信童话、圣诞老人、牙仙子,凡是远方的、美好的、自由的,你都相信,我因此也成了一个童话作家,守护着、延长着两个人的童年。而今童话故事早已远去,但它带来的浪漫,深植你灵魂。你也像多少人一样,早就忘记了自己的童言稚语,但成长步伐,却推动你来到了这里。

我到现在还记得二十年前的今天,在手术台上,医生咔嚓一下剪断脐带的声音,这也许是我的幻听,但就是从那一声开始,我的心里,洋溢着空前绝后的柔情与决心,

傍晚的岔河

◎小羊

冷蒸摆成妖娆的姿态
与蒿团争清香,比黏糯
鸡蛋糕和麻切家族,闪着酱黄的光

煤球炉子里
虾籽烧饼肩并肩围成一圈
那双手,贴得发家致富啦
传说猪头肉养血,润燥
弄堂里的老两口私语

我要把一个小小的生命,一点点交还给世界,交还给你自己——用你自己永远认识的本来面目。

大自然是养育童年的好地方,我们一有空就去到外婆家,那里就像蟋蟀柴斯特的乡下草场一样,启迪了你的敏感与天赋,十八岁生日的那天你开了公众号,鲜活的文字里看见你幼时的种种回忆,仿佛是灵智的反刍,你曾在生命的低处看见了辽阔,它成了你出发的起点。

我为你写了那么多童话、采了那么多野花,但生活终究还是生活,还得要送你去进行各种学习,在选择名目繁多的培训班时,我会预先想想,到了18岁、20岁、30岁,你该是什么样子,什么样的你最自由、最充实、最愉悦。所谓才艺,应当让你找到自己,也找到朋友,让你在一个新的时代里,成为一个有本民族文化之根的世界公民。

国际象棋、古筝,那就这两样吧!不能再多了,也不能再少了!即使你的同龄人都在学钢琴、小提琴,即使都没有什么男生在学古筝,我还是支持你挑选了这么一个传统乐器,考级是次要的事,你在钢丝弦上弹出高山流水、梅花三弄、临安遗恨和林冲夜奔的旋律时,传统文化的审美观念也悄然根植。你学得很辛苦,也很喜欢,读小学的时候,带你去梅庵琴人袁华叔叔的工作室,他已尽力为你这个小男生弹了最张扬的《酒狂》,你仍悄悄对我说,

“你呀,多吃一口!”

农人梳理着古今
从唐朝到明代,盐业繁华
自乾隆至光绪,百业俱兴
寺、院、庵、堂,互补互衬
朴素的信仰在此扎根

厂房、线杆、信号塔
庄稼成了点缀

“古琴的声音太小,毕竟只有七根弦,我知道王维为什么要弹琴复长啸了,否则他妈妈根本不知道他在练琴!”好吧,我只能掩面而去,后来你曾在古筝上教会了两个来homestay的澳洲和意大利朋友一句“沧海一声笑”,宾主尽欢。县中苦读的三年,亦是在音乐里找到了难得的幸福与纾解。大学做了民乐社社长,不是因为弹得好,而是因为热爱。和外国同学在一起,他们之所以记住你,并不是因为你东方人的脸,而是你指下中国的声音。

就这样一年年过去,在爱的前提下,琐碎的日子里不乏磨合、争执、疏远……我知道大多数时候我应该努力克服那些狭隘的不舍、心疼与焦虑(此处省略一万字),放任你在探索中成长,但我仍然忍不住要犯一些别的妈妈都要犯下的错,再从自省中毅然转折自己,从前锋变后盾,并将你放飞。现在,终于,你离我这么远了。

用世俗功利的眼光打量,你并不优秀,可你过得很好,你在享受青春,也在为之奋斗,心有猛虎,也会细嗅蔷薇,你正在成为你自己。大约我这个妈妈也做得不错,以至于在你二十岁生日的此刻,意外地,除了回忆无话可叮嘱。胡适在写给自己儿子的信里说:“我并不是你的前传,你也不是我的续篇。你是独立的个体,是与我不同的灵魂,你并不因我而来,你是因对生命的渴望而来,你是自由的,我是爱你的。”他说得对。

大妈们飞奔于乡间水泥路
赴专属她们的舞会
这里有Wi-Fi,有酒,还有故事

瞧
这方热土沧桑巨变的画卷
是人民智慧和汗水的显性表达
在现代化建设的洪流中
岔河,早已亮相

镜像

◎陈顺源

玉兰一瓣

游于艺的 剑浩先生

◎邵连

灯下漫笔

剑浩先生是我非常敬重的领导干部,我与他的相识相知是非常有缘分的。

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南师大读书,他在一墙之隔的省武警总队司令部服役;后来我毕业分配到南通工作,不久他也调回南通边防检查站工作,而后,他儿子做了我的学生跟我学画画;多年以后我调到南通书画院工作,两个单位又是文明共建单位。他现在担任江海文化研究会会长,我们又在同在一个院子里办公,他的业余爱好又与我的专业一致。

真可谓大道三千,殊途同归,人生何处不相逢,这些只能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缘分!

与剑浩先生相处交往,给我最深的感受是:他为人正直厚道、谦逊和蔼、虚怀若谷,没有一点架子。在绘画的道路上他遍访名家、虚心好学、不耻下问,2019年春节,他竟然与我的老师范扬先生等人一起办了个画展,让我非常惊讶。

站在他的画作前,我沉思良久、感慨颇多,谁能想到一位从军、从政四十多年的领导干部在退休后不长的时间里竟然创作了如此多的优秀作品,实在是让人难以想象。

今天拿到他厚厚的作品集更是惊叹不已,可见他付出的辛劳和汗水。

随着近几年我俩在书画方面交流机会的增多,我感到剑浩先生在绘画方面能取得如此成就并非偶然。

一是他自幼酷爱艺术。即便在后来从军、从政的经历中也不忘积累和学习。当年他在南师大上夜大学,选修的也是艺术专业。

也许那时候就在为如今的绘画做修炼和准备了,现在应该是厚积薄发吧。

二是人生的经历非常丰富。很少有人像他那样从事过那么多的职业,在那么多的行政领导岗位上工作过,他做过农民、工人、警察、边检站政治处主任、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等。

对搞艺术的人来说,丰富的阅历和经历是一笔可贵的财富,它可以增强作品的精神厚度。所以观剑浩先生的画作给人一种气势充沛、浑厚苍劲的军人气质而又不失文人的风骨。

三是取法乎上。他几乎临遍宋、元、明、清诸家作品。他师古又不泥古不化,他在师承古代名家的基础上,以书画的笔墨修养,融汇于绘画的皴、擦、点、染、勾之中,故而他作品中的山石树木转折灵变、拙中带秀、格调清新雅逸,尤其是他的青绿山水画,颇见功力,有他自己的想法和面貌。

他退休后,专注于水墨丹青,用艺术滋养自己的晚年生活,享受着艺术创作带给他的乐趣,真正达到了“自娱”的境界,我相信剑浩先生的生活一定是充实惬意的。衷心希望能看到他更多的精品佳作。

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我想凭借剑浩先生丰富的生活阅历以及对艺术虔诚的态度,再加上他孜孜以求的钻研精神,他在艺术创作的道路上一定能够达到一个更高更新的艺术境界,创作出更多更好的艺术作品。